

真实纪录我军侦察兵走出国门、参与国际
军事竞赛而取得的辉煌成就

中国



尖兵

王刚◎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中国突击

王刚◎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突击/王刚著,一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7.8

ISBN 978-7-80240-060-3

I. 中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24884 号

书 名	中国突击
著 者	王刚
责任编辑	俞杰 潘爱平
装帧设计	尚农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地 址	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京北印刷厂
开 本	720×1020 毫米 1/16
印 张	22.5
字 数	390 千字
印 数	1—8000 册
版 次	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6.00 元

序

“报告！”

值班参谋高天几乎在听到“请进”声音的同时推开部长办公室的门。一份紧急通报端放在部长祁风的桌面上。

一个半小时前，繁华闹市中的德宝大厦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案，劫匪抢了位于大厦底层的一间银行，掠走约120万元现金。保安人员及时报了警，得到报警的巡警与刑警将大厦包围，劫匪则劫持了两名人质逃上大厦高层的一个房间，利用先进武器负隅顽抗，歹徒手里还控制有一定数量的高爆炸药。市公安局要求部队予以支援。军区司令部首长指示，即派一支应急作战小分队赶赴现场，协助处理这起突发事件。

急得脸色还泛红的高天又补充了首长的要求：一定将人质解救出来，不准伤亡一个战士。

祁风当即在紧急通报上作了批示，命令侦察大队派出一个班，组成反恐怖突击小组，赶赴现场接受市公安局王局长领导，一切听从警方指挥，随后附上要求，令高天即办。

祁风心里清楚，像这类小事，动用侦察部队形同于杀鸡用牛刀，部队已圆满处理了不少此类事件。可这次，他不禁有些担心，那可是闹市区呀，又是一座标志性大厦，歹徒手里又有武器和炸药，弄不好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许是用脑过度或是紧张过头，过早地满头白发且剪成平头的祁风，一副清癯硬朗的体魄，浓浓眉宇之间凝聚着坚韧的气概和非凡的机敏，淡淡嘴角两旁浸含着刚毅与自信。他舒展了下肢体，又拨通了侦察大队主管作战的副大队长霍壮的电话。他亟于知道整个作战方案与实施决心……



第一章

这个让人说不清楚、道不明白的南方都市被新加坡经济学家策划为“大中华经济带”中的核心城市，其新市区的标志性建筑，就是这栋高达300米的德宝大厦，它高耸云端的塔楼上，巨型的广告牌闪着金色的光芒。据内部人士透露，那上面金灿灿的大字是货真价实的24K镀金。此刻，吸引了众多人们驻足观望的不是这金字招牌，而是位于大厦上部四十八层的房间窗口。那里刚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。一名人质被抛了出来，空中那惨绝的十几秒，已使两名心脏病患者面临急救，更多的人们关注的是即将的续集。

侦察大队一连连长戈扬率领一班战士在最短时间内赶到这里，他们占领了对面大厦的最高一层，观察着德宝大厦的情况，因为这一层与对面的房间基本平齐。公安局王局长向戈扬简要地介绍着情况，这时局长手中的手机又响了。

一班已经分成两个战斗小组。一组为狙击手，楼顶平台上的三支狙击步枪同时对着一个目标。另一组在班长庄荃带领下做着突击准备，将绳索固定在德宝大厦霓虹灯广告的钢筋铁架上。

同时，观察员举起望远镜——

镜头中，透过玻璃，可见歹徒劫持着一名年轻女子，浓妆艳抹的面孔因恐惧而扭曲了。一名歹徒拿着移动电话声嘶力竭地在叫着：“不答应我们的条件，我们就杀了这娘们儿，炸了这栋大厦！”

王局长手里的手机重复着歹徒的咆哮。经验丰富的王局长深知这场斗争的难度，他叮嘱戈扬：“歹徒们控制着近20公斤超强力炸药，引爆器就在小个子歹徒手里，如果突袭，在被他们发现之后你们只有0.5秒的时间。”

戈扬则关注着另一情况：“人质怎么样？”

“哦，只剩下一名。另一名已被他们处决了。”王局长说，十五分钟前，歹徒们为了显示他们的坚决，将一名男性人质从窗子里扔出来，当场摔死在大厦前广场。

“够残忍的。”戈扬切齿道。

“是啊，他们不是法盲，对这样做的下场清楚得很，如果拼个鱼死网破，他们会不顾一切铤而走险的！”王局长的提醒不是危言耸听。

戈扬急迫地请求：“局长，下命令吧。”

王局长则思忖：用狙击步枪打，……目标有两个，难以同时开火。再就是隔着玻璃、窗帘不好瞄准。“我看……最好采取第二方案……”

“明白！”已与局长合作多次的戈扬马上用步话机联络：“突击队，突击队，按B方案行动！”

“是！按B方案行动”，庄荃受领任务的同时又请示着，“连长，请求观察组随时指示目标。”他转身命令另外三名战士：“准备战斗！”

“是！”黎明、张大川、刘良应道。

指挥车旁，王局长问戈扬有多大把握？

“局长想听保守一点的，还是乐观一点的？”调侃的话，让戈扬说得一本正经的。

“我当然想听真话。”王局长使用激将法，“怎么，没有把握就说没有把握。”

戈扬斩钉截铁地：“百分之百！”

王局长没有理由不相信，否则他也不会直接向军区求助，他满意地点点头，果断命令：“好，开始！”

接到命令，四名突击队员同时弹起，又同时落在玻璃幕墙墙上，他们抓着绳索从楼顶踩着墙壁走下。作战靴的胶底蹭着玻璃发出吱吱的响声。

身下是喧闹的街道和车水马龙。围观者们发出啧啧的感叹。

庄荃长方脸显得有棱有角，脑门儿上有几条不甚明显的皱纹，尤其是遇到难事和下决心时，几条纹路下意识地便拧成一个“王”字，更增添了虎虎生气。这时，他的耳机里传来观察员的



报告声：“突击组，小耗子溜向洗手间，大老鼠走向窗边。”

战士们已习惯了将歹徒视为鼠类，就看能不能抓住了，否则就不是什么好猫。听到耳机里传来的警告，正往下行的战士忙收住脚。

房内，大个子歹徒接近窗口。他看起来还真有点像耗子，一双贼溜溜的大眼，消瘦的双颊形成两个深深的坑，嘴反倒异常的突出，像是被一双大手捏坏了似的，两颗大门牙朝前龇着，下嘴唇上有一撮胡须很是明显，下颌太短，收得太突然，有点像鼠类与别的食肉动物的变种，贼滑的眼里透着凶残。

为了突击组行动的安全，戈扬小声建议：“局长，为突击组战友安全，最好能想办法吸引一下敌人。”

王局长会意地点头，并向一旁示意，一刑警举起话筒呼叫：“楼里的听着，我们决定答应你们的要求，但我们需要一点时间，直升机最快也要 15 分钟后赶到……”

大个歹徒按捺不住喜悦龇牙咧嘴地嚎道：“大哥，咱们有路了。”他靠近窗子急于想看个究竟。

小个歹徒的特征也许就是没有特征吧，一张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脸，他显得格外冷静，声音不大地斥道：“退后！你找死啊，我看清楚了，这次来的可是快速反应机动部队，当心他们的狙击手先送你上路！”他不是当过兵，就是军事小说和战争电影看多了。他边说还边将手中的人质提高了点儿。

被劫为人质的姑娘叫朱少祯，她趁机求饶：“求求你们了，放了我吧，也许他们能宽大。”

小个歹徒还是平静地：“住嘴！放了你，我们也许死得更快！”他走向一旁。

小个歹徒的行踪早被楼上观察员锁定，他通知突击组：“突击组，耗子溜向右侧钢琴处……”

庄荃率领的突击队已抵近窗口的上方，他们做着最后一次准备，用句最时髦的话来说，他们的造型真是“酷”毙了！在那金色玻璃映衬下，俨然似一尊尊雕塑，尤其辅以逆光，清晰的线条与大块的阴暗面结合在一起……怪不得几十架照相机在不断地按动着快门，也自然夹着闪光。多难得的镜头呀！这情形可与攻击



不利，会过早地暴露突击组的意图。大个歹徒也似乎有察觉，几百双眼睛为什么都惊叹地望着他方，准确地说是他的上方……

事不宜迟，经验老到的王局长果断地下达了突击命令。

庄荃示意每个队员突击的位置，然后打开微型冲锋枪的保险。举起左手，伸出三个手指，这意思是在三秒钟后起突击。

小个子歹徒一把夺过大个子歹徒的手机朝着警方叫道：“你们不要玩什么缓兵之计，老子不吃这一套……”他的话音未落，四块近8毫米的玻璃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被踹破，四名战士从天而降，庄荃大叫：“人质趴下！”

朱少祯早已吓得瘫倒在地上。

四支冲锋枪同时朝着两个目标喷出火舌。

大个歹徒被击伤腿，疼得他嗷嗷直叫。

小个歹徒下意识地乱按手机，误认为是引爆器，当他意识到时，子弹已将他击中，彻底打碎了他的意识，他不太重的身体压在朱少祯身上，双目圆睁，不瞑目中更多的是对失败的疑问。

朱少祯吓懵了，她猛地抱住庄荃的腿嚎啕大哭起来。庄荃有点发怵，刚才撞破玻璃窗时被碎碴儿划破的胳膊又被她扯住，丝丝作痛，他忍住气低声求道：“姑奶奶，你嚎什么嘛……”

步话机响，传出庄荃的汇报：“是，连长，任务完成！人质无恙，不信你听……”他将步话机对准人质。

朱少祯还在哭嚎。

这哭嚎传到指挥车旁的步话机。戈扬听得清清楚楚，朝王局长笑笑，戏道：“底气还挺足啊。”

王局长吩咐身边人员严格打扫战场，然后爽快地对戈扬道：“走，我请客！由突击组的英雄们点地方！山珍海味不敢说，大鱼大肉尽管撮！”他又补充了一句，他知道这些弟兄们实在得很。

戈扬领会局长的意思，免了礼节性的客套，直接道：“领导的心意我领了，可战士们的胃口我最了解，你要让一班长点地方，他准会哪儿也不去！”

王局长不解：“那要上哪儿？”不要几秒钟，他就把全市最好的酒楼食肆在脑海里过了一遍。

“连队炊事班！”

“炊事班?”王局长还是弄不明白。

戈扬只得简要地将其中原委，主要是庄荃与炊事班长单泰丰的关系说了一遍。部队出身的王局长心有灵犀一点通，战友之情岂能让一顿饭来取代！他不再坚持吃饭的地方，只是坚持饭钱一定得他来付。

像往常一样，静谧的饭堂只是开了一排灯，这是因为省电。战士们像往常一样，聚在一张桌边。菜显然比平时多了许多，也多了两箱啤酒。

庄荃用大拇指弹开瓶盖，浑浑洒洒地倒满碗，端起来：“连长，真是王局请客，那我们弟兄们可不客气了。”

“你们什么时候客气过，王局长可是为咱们着想，要不记者们一掺和，咱们到半夜也难消停啊。”戈扬也毫不客气地道。

张大川，一个身材魁梧，大鼻子大眼大嗓门的战士叫道：“来，为体贴咱们的领导，干杯！”

庄荃似有心事朝厨房张望：“等等！”

炊事班长单泰丰端着一个大盆闪出厨房：“来了！”他算不上壮，可肌肉长得全是地方，大额头，少许胡茬儿，一股子庄稼汉的精明，他见大家还没动筷子，便开起了玩笑，挑逗地：“哎，怎么都不动啊，是不是嫌这一桌没什么好东西啊。”

戈扬听出话里有话：“我说单泰丰啊，我们都不是好东西，那你是什么东西。”

单泰丰憨笑着，揭开大盆的盖。

嗨，一只乌龟在昂着头，鼓鼓的眼睛望着大家。

戈扬笑笑，故意地：“这叫什么呀？”

战士黎明抢先戏道：“单泰丰！”

单泰丰并不计较，也打趣地：“行！炖了我一个，幸福一桌人嘛。下午我就炖上了，我就知道咱们能赢，来，现在就对付它了，来吧，连长！”

大家不约而同地刷地起立，用那侦察兵们特有的方式，“一、二、三，干、干、干！”吼了起来。碗虽然不大，但大家都让它见底。



连长戈扬望着眼前这个高个子，略显单薄的老兵，心内涌出几分崇敬，从形象上看他的确没有什么惊人之处，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，普通得很；从言谈举止看，他更是不善言辞，声音还有些沙哑……是什么，赢得战士们青睐？班长，不就是个班长么！担任过班长的戈扬深深地理解这一点：“军中之母！”这是多么崇高的赞誉，这是一个人从老百姓演变成为一个战士过程中的第一个见证人。这也验证着一个真理，一切生物，当他开始具有生命力时，第一个看见的生灵便被奉为母亲……

在连部另一个亮着灯光的办公室里，伏案审查档案的副指导员石四五，正用红蓝笔在勾划着一个个名字，他正为退伍老兵的名单伤脑筋。

他个头不高，看起来黑红壮实，地道一个庄稼把式，怎么也看不出是搞政治工作的。下连代理指导员不久的他，原是政治部机关的一名宣传干事。因干部培养的需要，没在基层呆过的他，要求下到侦察大队。一来可以在这英雄连队镀一镀金；二来也真正接触一下军事，长些见识，练练体魄。他的一切修饰或姿态都好像竭力在往文化上或是知识上靠。头发有些过早地发白，但梳得很亮；衣服干净而板正，标示着主人甚为讲究。拿笔的动作虽不甚正视，但字迹清秀工整，令人佩服的还是他下笔前的那瞬间的思忖后的坚毅。看来，他又想好了，定夺了，嘴角微微一闭，正要下笔，门外有人喊报告。他应了一声：“等等。”十分心细地用一张报纸盖住表册及档案。

门口，战士黎明，下午曾参加解救人质战斗的一名战士怯生生地站在黑影里：“副指导员，这……这是我留队的决心书……”

每当复员，战士们的这种行为并不少见，而且无可厚非。石四五接过一沓纸先是一怔，他怎么如此之快地知道了复员的事，而且作出如此之快的反应？他没有细问，只是表扬道：“好哇，决心继续服役是好事嘛，我向支部反映……”突然，他发现了纸里的一沓人民币，有些不快地“这是做什么？”

黎明支吾不出所以然。他白净，有些油滑的脸上显出少许偷窃未遂被抓的尴尬。

石四五很快明白了这小儿科式技巧的动机，颇为气愤地：

“黎明啊黎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嘛！说你贿赂干部搞腐败大了点，这可是彻头彻尾的拉帮结派搞小团体主义，这可明摆着是往坑里推我嘛！”

黎明关键时刻嘴不跟趟了：“你可别这么想，副指导员，我只是……”

石四五关切地：“你父亲不是等着钱看病吗？”

黎明从怀里摸了许久，递上封电报，悲伤地：“他用不着了，连队是我唯一的亲人了……”

石四五看着电报沉默了，“父病故速回！”他默念着电文，不知咋的，一股伤感油然而生，悄悄用手抹了一下眼，“哎，黎明！”他想安慰几句，黎明已没了踪影。

石四五握着的那沓钱掉出几张，有一元，两元的散票，他弯腰在黑暗中捡着。他与黎明有许多地方相像，而且又是一个省的老乡，一个在农村，一个在城市罢了。自从一到连队，他就喜欢上这战士，黎明有头脑，有礼貌，而且有文采，思想开放，但又规规矩矩，从不给领导难堪。他记得有一次讲课，他将霰弹枪念成“散弹枪”，其实大家像约定俗成的东西一样都这么念，而且也容易解释。下课后，黎明递给他一张字条，上面写了几句话，他还很清楚地记着：

尊敬的指导员：

您的课讲得很生动。可就是有一小小的地方，也就是霰弹枪的“霰”字您读作了“散”。霰，读 xiàn，水蒸气在高空中遇到冷空气凝结成的小冰粒，在下雪花以前往往先下霰。

您的学生。

石四五记得，他见到字条后，马上去查了字典，果然如黎明所写，那个念了多少年的字他念错了。在以后的讲课中，他还专门就这个字作了解释，从此，这个词被纠正过来。石四五挺感激和欣赏这个兵，起码他通情达理，不卑不亢，不张扬。眼下难道他也感到危机感了，石四五决定有空摸一下战士的思想和情绪。

自从将那沓钱交给石四五后，黎明心里忐忑不安起来。他是个有脑子的年轻人，而且还颇费了点小手段，故意将几张散钱夹进去，明眼人知道——他不怀疑副指导员的智商——他就这么多了，已倾尽全力，将所有的零花钱都奉上，既表白了境遇，又表明了心意。就是你指导员不收，你也会找我谈一次，这就创造了一次与领导沟通的机会，我会把一些重要信息传达给你的……要说这次复员，八成应该没有他。就算他是老兵，可班里还有两个更老的，从名额指标上看，轮不上他，他为什么着急，他都觉得十分可笑。但有一点，他的思维方式与众不同：凡事要做到百分之百，才有百分之百的把握。连班长庄荃都说，他适合做生意、经商……

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当他发现路灯下庄荃已近哨位前时，黎明慌了神儿忙问：“口、口……”

“行了，这时候，口令没有意义了。”庄荃不高兴地说：“你是怎么回事！掉了魂似的，不就是面临复员退伍吗？”

黎明心不服口不软：“你说得倒轻巧，班长，你是大队的尖子，百分之百的提干对象，可我回去面临着重新创业……班长，你说我得罪谁了。”

庄荃知道他对部队有感情，但规律谁也改变不了：“这和得罪谁不得罪谁没关系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现在军官都要从军校生中选，我还不和你一样，一刀切，话说回来了，这安定团结形势越来越好，养这么多兵我都看着心痛，你说国家花这么多冤枉钱……这和你原来开书店一样，书就这么多，买书的也就这么多，可养的员工……”他想以此博得他的同感。

可黎明不爱听，嘟囔着：“国家也不多我一个，为什么我就是那该流的水……”

“都像你，咱国家这50万军队的指标怎么减啊，等着瞧，咱们早晚都得流……”

“我知道是后勤部长告的状。”黎明道出他心存的芥蒂。

“你还认死理了，那事都处理完了，连长都说没事了吗？”

“可石副指导员前天讲课还点这事。”

“他那是引用这个事例，来说明要加大力度推广普通话的。”

“现在全大队都传开了。”

庄荃想起他办的事也乐了：“可不，都成了典故了。后勤部长那方言，碰上谁也听拧了。”他惟妙惟肖地学着，“我，部长啊（方言：不‘讲’啊）。”

黎明十分委屈地：“我连问了两遍他是谁，他都‘不讲啊’‘不讲啊’！”

“得了吧，关键是你挂电话前的那一句，‘不讲就拉鸡巴倒！’”

“我不是有意骂他。我一急就爱把那玩艺挂在嘴边。”

“不管你有意没意，人家批评你骂人讲脏话你就没话讲。”庄荃认真地想了想，“可就因为这个让你退伍，我看倒不太可能……”

黎明叹了口气：“凡事有备无患啊。”

庄荃似乎没听清：“什么？”

黎明意识到说漏了嘴，不吭声了。

庄荃心里明白几分，埋怨他：你呀，真是眼下社会文学作品看多了，那些托关系、找门路的把戏开始运用到部队来了。这可有点玄。

翌日。战士们训练去了，胳膊上有点伤的庄荃留在班里整理内务，他望望被他又收拾了一遍的整齐被包，这可是他二度创作的作品，他黠意地喊了声口令：“向右看齐！”然后又木匠吊线似的比量了一阵，“都稍息吧……”他伸了下腰，拉出小板凳，取出《恐怖与反恐怖》一书正要接着读，勤务哨小胡推门起来：“一班长，真是等人呢。”

庄荃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知道他也是个口无遮拦，信口开河的主，想了想应付道：“是啊，等连长，等战斗总结。”

小胡狡黠地一笑：“不是吧，连长还用等，是等小美眉吧，一道彩色靓丽的风景线。”

庄荃更是摸不着头脑：“开什么玩笑！”

勤务哨小胡这次倒像是认真地：“玩笑？你还是留着到营门口开吧。”



在勤务哨真真假假的讥讽下，庄荃觉得可能真有事，只好抓起帽子跑出门。

驻地营门外的花丛旁，戴着墨镜的朱少祯打扮得格外鲜亮，大方得体中透着飘逸俏丽。

庄荃看了看除了哨兵没有别的人，便问朱少祯：“你是……找我的？”

朱少祯摘下墨镜大方地：“怎么，不认识我了。‘姑奶奶你小声点！’”她学着庄荃的声音。

庄荃恍悟，这才认出是曾被自己解救的那名女人质，倒不好意思起来，“哦……真没认出来。”

朱少祯大度而坦诚地说：“那是昨天吓得走了样。”

在漂亮姑娘面前，谁不想竭力地表现，庄荃也不例外，他有些调侃地道：“你是来让我看你真面目的？”

朱少祯属于很讨人喜欢的那种女人，换句话说，她善于让人喜欢起她的某一面，此时，她显得异常激动：“我是来看看救我的英雄到底是什么样。庄荃同志，自打你救了我，我时刻想见见你，可连个地址都没有，我都想再有人绑架我一次了……”

庄荃心想这姑娘可真够大胆的，我得吓唬吓唬她，免得不知道天多高，地多厚：“你可真够幽默的。你要知道，国外解救人质的成功率是百分之四十五啊，要是再遭绑架，按概率你准被撕票。”

朱少祯口气倒越发坚定：“不，我深信，咱们中国军人解救人质的概率可是百分之百。”

她很会见风使舵，这话说到了庄荃心里去了，仿佛喝了一杯冰镇可乐，他不无自豪地：“你算说对了，今年三次解救人质，三次制止行凶，加上化解群众纠纷无一伤亡……哎？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”庄荃这才想到了正题。

朱少祯直露得近似赤裸裸，道：“有，私事，想和你交个朋友！”

庄荃被她过分的大方慑住了，忙示意她小声点：“嘘——我说……”

朱少祯来了个缓冲，把手伸向庄荃，主动自我介绍：“朱少



祯。朱德的朱，刘少奇的少，崇祯皇帝的祯。”

庄荃心想这是哪跟哪呀，攀名人也不能这么瞎联系啊！他正想把玩笑开下去，突然想起戈扬有事找他，忙看看表：“哎呀，朱小姐，你给我留个地址，有时间，我约你吧。”

朱少祯颇感惋惜，锋芒毕露地：“你不会有意想摆脱我吧。”

见过直的，可没见过这么直的，庄荃有些着急，实话实说：“怎么会呢，改天吧。今天领导找我真有事。”

朱少祯留下地址给庄荃，然后俏皮地：“你要不给我电话，我会每天来找你的！”

庄荃连连点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真有事。”

“那……好吧，拜拜！”朱少祯失望地朝营门外一辆等候多时的出租车走去。

庄荃心里竟浮起一丝歉意，人家可是专程搭车来找你呀，现在这么痴情的姑娘真是不多见！人家还能想着来报恩。现在知恩图报的人更是少得可怜！他欲转身离去，哨兵朝他挤挤眼：“看出来没有，小妹可财色双全啊，怕不是盏省油的灯。”

庄荃认可前半句，可不愿是后半句，自语道：“我也看出来……”

连长戈扬与副指导员石四五就退伍兵员问题发生了争执。这倒让戈扬怀念到军校学习的老指导员来，他们在各方面都显得十分的默契，而眼下这位号称“农民的儿子”的机关下来的官怎么看怎么别扭。

石四五认为几个班长都够老的了，眼下只能忍痛割爱。一班长庄荃家庭条件好，工作不愁门路，从稳定部队方面讲可以先考虑安排退伍。

戈扬则不同意，他的观点：现在不是咱们当班长那年头，前些年，只要让当兵的没时间胡思乱想，没有调皮捣蛋的精力就是好班长，可眼下，兵员素质起了根本性的变化，再拿那一套带兵已不灵了，况且部队训练要硬指标，军事技术尖子不保，以后拿什么创优夺冠……

石四五知道在这方面理亏，他只得说了心里话：咱们当干部



的，要从实际出发，和平时期，也不少他一个，再说他的思想工作最好做。

戈扬严肃地提醒他，退伍不仅关系着每个战士个人前途，同时也关系着部队的前途哇。

石四五还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他认为庄荃是连里最不安定分子，连队几年没出事了，万一出问题……

“一班长不是在这次配合严打中立了头功吗。”

“这种功他立了三四个了，我怕的是万一晚节不保，咱们辛辛苦苦培养的典型砸了不说，就连你我也受牵连……”

戈扬心情平静下来：“我说老石啊，咱们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，不说庄荃，就是单泰丰我也不同意他走，你想，他再有两年就到期了，这样，他的工作问题就能解决，一个山里头的孩子有个工作多不容易。”

“老戈啊，你这话倒是说到我们山里孩子的心里去了。”石四五看看表知道再争也争不出个结果，便拿起一沓业余成人大学的学习材料，说：“好好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我去准备考试了。连里的退伍问题再商量吧。”

戈扬看着他很认真的样子，不禁问：“老哥呀，你这么折腾，有把握没有？”

“我妈说坟里没有这股青烟儿，我非碰碰这运气。”石四五义无反顾地。

这点倒让戈扬称道：“我可真服了你了。”

石四五道：“农民的儿子嘛，不像你呀……”

“有志者事竟成。”戈扬从抽屉里取出一瓶深海鱼油：“我上看报上不少广告说，现代科技证明，这玩艺儿利脑。”

石四五接过看看，几行最让人怦然心动的词映入眼帘，嘴上不好说，但已表现出爱不释手了：“不必了吧，我……怕是要糟踏这现代科技……”

时代在发展，国防现代化建设对当代军人也提出了新的标准，首先没有文化是不行了，老人家多少年前的话得到了灵验：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，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